

# 本期目錄

民主今謂何？	維直
守門者亦有感否	維直
胡漢民回國	維直
「親善」釋	維直
泣之未晚	維直
為政府開源節流	維直
海縮會議的前途	維直
嗚呼「學術界少一導師」？	維直
重話五四	維直
名流學者論	維直
岳武穆在朱仙鎮對將士演辭	維直
談鞭策之力	維直
雜感	維直
淚與笑	維直
舊畫片	維直

## 春秋

### 民主今謂何？

民主政治的可能實施，第一在人民的政治幸趣，與從政能力的水準如何，而談到政治幸趣和政治水準，已受到大學教育者有絕對資格擔當得上，大概無人可否認的罷。

可是事實並不盡然，有一種民主政治論者，他們把民主政治的口號喊得非響亮，要人家開放政權，但是口號一轉到他們自己身上，於是他們連已受到大學教育者的能配得上談民主政治，配

得上談自治的力量，也否認了，也干涉

起來了，也「訓」起「政」來了。例如獨立

評論和新近出刊的自由評論，是主張民

主政治，要求開放政權滿利害的，但是

最近獨立評論派的要子胡適之先生，却

大罵大學生是「被人牽了鼻子走」，罵學

生團體是「少數人的把持操縱，一切淺薄

的煽惑」，「盲從，輕信，武斷，壓迫少數

，欺騙羣衆，假公濟私，破壞法律」。

捏造謠言來維持勢力」，又有陶某在獨

立評論上罵青年幼稚無聊，梁某在自由

評論上主張學校當局要積極的「領導」監

督學生團體，這些含沙射影，活造謠言

，潑婦罵街似的口吻，一句句從所謂學

者，名流，民主政治家，開放政權論者

# 真理評論

第二期

民國廿五年一月十五日  
出版  
定價 每期三分  
半年三角  
全年五角  
郵費在內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筆下說出來，而且不僅說說而已，並且用最高的「民主」政治技術，假造票數，強姦民意，用野雞拉客的手段，老羞面皮叫人上堂。

假如已受大學教育者，會「被人牽鼻子走」大學團體竟會被「少數人所把持操縱」甚而至於「盲從，輕信，武斷，壓迫少數，毀造謠言，假公濟私」，不知實行民主政治還有什麼意思，胡先生雖不惜自脫鞋底，自打嘴吧，我們却很爲他難受。

「今」「昔」「時」「勢」雖然不同，但胡博士究竟尙未作官，收拾起招牌幌子，似乎還略早一點呵！（匡）

### 守門者亦有感否

上月十六日，北平各大學學生，曾有游行示威運動，據官方發表消息，謂「當各校學生游行至正陽門時，該處軍警制止不令通過，雙方發生衝突，學生

方面有二十餘人略受輕傷，因各城門臨時關閉，故清華，燕大，東北及其他城內所有學生，聚在宣武門一帶，直至晚十時許，始各散去」，而十七日大公報社評中謂「軍警與學生無仇，生本同根，相煎勿急，深望當局諄誠警吏，務和平對待，勿因相持過久而失其忍耐」言外之音，已大可玩味，而滬上報紙，則登載頗詳，總之，未游行前，城外學生要求進城，參加游行，而城門緊閉，致「雙方發生衝突」。游行之後，城內學生要求進城回校，而九城緊閉，無門可入，遂又不免多少大演其門之悲劇也。

惟日來北平城門確是多事之「門」，我人仍以官方發表之消息引証之：

本月五日夜十時餘，朝陽門外有日兵叫門，駐守警士張玉亭並保安二隊班長張巨瑛，以該城照例九時半關閉，其時已晚，日兵未携通行證，未敢擅自開啓，遂電話向該區主

管官請示後即開城，日兵七人，當時進城，以開城稍遲，甚爲不滿，當將班長張巨瑛警士張玉亭二人揪打，張巨瑛嘴唇受傷流血，腿部亦被踢傷，當向城門洞外逃避，日兵復入憲兵駐守所查視，適第二十九軍駐守該城排長解東啓在所，日兵餘怒未息，又一手執解並探懷欲掏取手槍，解極力掙脫，向城上躲避，日兵從後追趕，並放槍三響，城上守衛兵士見有人上城放槍，並毆擊其官長，遂亦向天空放槍示威，以便自衛，日兵旋即乘三三〇號汽車而去，十二時餘，衛戍部聞報後，即派諮議鈕先鋒會同內一區署辦事員范銘陞，及日本憲兵猪上岸本等八九人，前往該處調查當時情形，經該班長張巨瑛據實聲述，並出示被打傷痕，日憲兵親自檢驗後，頗爲諒解，並留名刺一紙聲言回部查

究而去，於後夜二時該區又接日兵電話，謂派副官等仍會同鈕諮議重往調查，及到該處即向張巨廷詢問，究爲何人所打，令即指認，張以當時日兵多人，且在黑夜未能認清，不便隨便逕指，日副官當即聲言，謂張既不認清爲何人所打，雖有傷痕，亦不能作爲佐証，強令出具證明書一紙，証明無被打之事，張鑒當時情形嚴重，恐惹起重大事件，祇得出具證明，由鈕代書交給日副官，遂各散去，此當晚之實際情形也，現聞當局對於此事正與日方交涉中，其交涉要點，(一)班長張巨廷確被日毆傷，已在醫院檢驗，既有傷痕爲證，且有醫生診斷書證明，(二)我方當時除檢獲步槍彈殼二枚外，天明時又檢拾手槍彈殼二枚，駐守該城班長警士均係徒手，解排長亦未帶槍，城上守兵所携均

係步槍，則手槍彈殼之來源，業已明瞭，可爲佐証，以上兩點，均係實際根據，至日軍方面對此亦正在研究，大抵此項誤會，不日當可由正當途徑解決，事件不致擴大云。此項消息，委曲婉轉，極盡外交修辭之能事，聞日方認此事爲大不友善之行為，正在嚴重向平方交涉，度解決方式亦自不同，此二事天下人均知得清楚，我人無話可說，惟不知守門者亦有感否耳！(疾)

## 胡漢民回國

中樞政局溯自十六年奠都南京後，黨國領袖即未能精誠團結，影響所及，形成近十年來中國之動亂，與貌合神離之統一局面。去歲十一月間中樞以國難日亟召開五中全會，應聲而至者有閻馮諸公，桂李粵陳亦有專使蒞會，此誠民國十六年來僅有之現象；所憾者胡展堂氏未能參與耳。夫胡氏自以政見不合去京後，即息影港粵間；近年粵桂與中樞關係雖未能純以胡氏爲轉移，然胡氏之影響究不能全般抹煞也。胡氏或即因此而去國。忽忽數月矣！茲者胡氏又以回國聞，而政局之形勢迥異；中央連派大員候選於港粵南洋之間；汪蔣並有親筆函約胡入京，報載胡氏所購船票爲自歐直達上海之說；此舉在南京方面爲推誠求賢應有之表示，而在胡氏方面爲捐棄舊嫌共赴國難亦不失爲政治家應有之風度。果胡氏回國後即能毅然入京補全精誠團結之局面，是亦近年中國政治史上值得大特書之事也，惟我人對於國內政治之觀點，深覺個人之去留，祇爲當局者相互間之問題，我人所渴望者惟政治事實之表現耳，胡氏近年以在野之身觀察中國政治，對於當前要務，必知所別與利弊，此次返國入京主持國是，想已有成竹在胸，吾人拭目待之可也。(雨)

### 「親善」釋

九六老人馬相伯，近來在益世報上有「一日一談」雖然有時談得無聊，但以將近百歲之事故經驗，語老心誠，其熱誠和精神都可佩服，老人一月六日在益世報談「親善」。錄之於下，為雌蜂雄蜂看也，人首畜鳴，世間畜生本多，原無足奇耳。

蜜蜂中雄蜂是不勞動的，勞動的都是雌蜂。雄的鎮日價居在窠裏，專等雌蜂採集食物，送來給牠們享用。牠們的用處在那兒呢？就在給女皇做「面首」。原來蜜蜂王是雌的，一切雄蜂都是供牠的享用，同牠交合，牠不要的，才許其牠一些雌蜂來享用。但是一旦牠們都懷了孕以後，到了冬天，便把雄蜂一律逐出窠外，委之於那冰天雪地，不凍死，即餓死，雌蜂雄蜂之相伴

，其關係就同人間的夫婦之親，其親善可說是至為密切了，然而一到了不需牠們時，牠便「棄之如遺」，世人讀此，可以憬然悟矣！

記者按：螻蛄的故事對於「親善」所昭示的，更加深切著明，陶知引先生曾有這樣一段紀述，今錄之如下：

「這位太太（雌螻蛄）所以愛伊的可憐丈夫（雄螻蛄），不但是因為他能使伊的卵巢受精，而且是因為他的肉合乎伊的口味，早則當天，遲則明日，他必定要被老婆捉着，照例在頭頸上一口咬下，細細的吃，除兩翅膀外，都被伊吃得精光。而且「雌螻蛄對於食色兩欲是不會滿足的。不論下蛋與否伊休息一忽兒，久暫各個不等，便能接待第二個丈夫，並同第一個一樣把他吃掉，第三個接上來，盡了轉種之

### 四

責，又被吃掉，踪跡毫無。第四個的命運也是這樣。……」世之所謂「親善」者，常常無以異於是！可不慎哉！（去）

### 泣之未晚

閻錫山氏日前在山西紀念週報告山西今年難關，聲淚俱下，山西今日實際已在國防最前線上，又為未來滄石鐵路之終點，長椎深刺腹心，蓋已無「防」可言，閻氏鼎革以後即主長山西，盛衰興亡，必有身切之感，痛而下淚，在閻氏為傷心二十年來滄桑，履難知危，必有以對邦人鄉士，在國家則此時此地，有負重擔之大員如此，人同此心，此種情緒定有一日光芒萬丈衝長空也。

閻氏云：「公務員做甚不務甚，人說甚不聽甚」做而不務，說而不聽，問題之難，其實並不在此，我人以為閻氏今日第一對過去一切應勇於自討，責

往展來，爲大丈夫應有之態度。第二山西之難，在外而不在內，華北如此，山西糾紛，正未可料，目前情形，已是平安，利用時機，一分一秒，萬不可失也。

。所以求準備，守身份，閻氏應有以領導主持之，而在閻氏本身，至少清白自持，應有決心，認清「身體鬚髮受之父母，不可辱也」之道，我人猶憶中原大戰後有九一八、九一八後將星重會，彼此亦感而下淚，而閻氏亦其中之一，當時之泣，泣在國家，今日之泣，已泣在山西，閻氏年事已高，德望均重我人願此次之泣，泣得其時，使他日再淚國家民族將更不堪也。（正）

## 爲政府開源節流

據一月五日平滬各報載，新任鐵道部長張公權氏近向中央建議，創辦公務員建設捐，凡月薪百元以上者，捐十元，二百元以上者月捐三十元，三百元以

上者月捐四十元，四百元以上者月捐七十元，政府即以所收捐款作爲建設經費，張氏爲理財專家，此議果出之張氏，我人甚感大才小用，爲張氏可惜也。

按中國官吏俸給，定數本來不多，月入百元以上者，除中央政府尙略可觀外，地方其實微乎其微，中國文官俸額最高不過八百元，使建設捐能實行，一年捐入所得，大概不夠再蓋一座鐵道部也。

然而中國官吏有從政二三年即造洋房，買汽車，窮奢極慾，由指大而百萬富翁者，此錢由何處來，大概無一文非出之公家，入之私人腰包，貪贓污墨，蓋爲經常事，如能綜覈名實，國家出一文即有一文之用，徵一文即有一文之入，一年之中不知將增幾千萬也，我人以爲如實欲爲政府開源節流，第一，國家可開可增之稅甚多，如遺產稅，所得稅，第二，國家可節可免之錢亦甚多，如實報實銷，除回扣，減浪費。前者之直接稅

的徵收，必無有魄力，有勇氣之人出而主持，後者廉潔制度之確立，亦有待於有魄力有勇氣之人，不顧情面，悉心研究，出而倡導，鐵道部一向購買材料，公開回扣，積弊之深，人所盡知，蓋爲一塊大肥肉，捨得這塊肥肉，爲國家節一筆大款建設，我人拭目看張部長。（珍）

## 海縮會議之前途

海縮會議自聖誕節休會後，至一月六日又續開；在聖誕節前之會議，即以討論英國之「互相通告，宣言各國造艦程序」一案，因日本之反對而擱淺；此次復會後，會場中之形勢，依然未有進展，且日本所提之「共通最大限度」量的限制案，今又反覆提出，並堅決表示：如各國不接受此案，雖退出會議亦所不惜；日方所以堅持此案者，顯爲打破比率制，力求海軍平等之實現；此均非英美所願接受；至於法義態度，對於日

本之要求平等，原亦無不可，不過如因通過日本之「共同最大限度」案，而使法義亦捲入與英美競爭海軍之漩渦，在法義方面，既無此實力，亦無此必要；因之法義在此次復會後之提案，反能與英國之「互相通告造艦程序」案相接近。故海縮會議依目前形勢之演進，勢將進至下述兩種階段：（一）日本必將被迫而退出海縮會議。（二）英美法義四國或能在英國提案下覓得部分之妥協。

不過如日本果然退出海縮會議，四國會進行其獨霸中國之計劃。（二）關於在議能否成立海軍協定？實為問題，近雖傳日本退出海會後俄德將乘機加入，而商訂六國海軍協定之說，恐因法德關係之嚴重，必不能實現也；總之，海縮會議已至日暮途窮之時，吾人今須急切注意者為海會失敗後對於遠東之影響，據英海軍專家觀測，日本退出海縮會議後將產生下列四種影響：（一）日本在東亞之地位將因之愈臻鞏固，即可加緊其獨霸中國之計劃。（二）關於在華相互利益之英日諒解運動，將趨停頓。意於東方及太平洋上之諒解；英國並將希望美國助其制裁日本之擴充計劃。（三）日本軍閥專政將因之益趨深刻化。（四）日本軍閥專政將因之益趨深刻化。吾人注意海縮會議前途之演進，對此四點，尤不能忽視也。（霖）

## 華北日報是北方輿論界的權威

牠有公正的言論，精彩的内容，靈通的消息。

出色的副刊：報價本埠每月八角，半年四元五角，全年八元五角，外埠：每月一元，半年五元五角，全年十元。（郵票在內）

## 北平晨報的四大特色：

1. 言論正確：
  2. 內容豐富：
  3. 消息靈通：
  4. 送報迅速：
- 報價：本埠每月一元一角外埠及國內朝鮮台灣日本及其租借地每月一元三角，香港奧門每月二元九角，歐美各國，每月四元一角。

# 嗚呼！「學術界少一導師」？

維 直

丁文江先生在長沙逝世的噩耗傳來後，大公報曾做了一篇哀悼丁先生的短評，說是：「丁先生與世長辭，這是國家的損失，不僅學術界少一導師！」又說：「象他這樣智識豐富有爲有守的人，尤其需要，因此他的死亡，格外覺得可惜！」

我讀着這篇短評，頓時使我起了極徬徨迷離的感想，根據大公報的短評上說，丁先生之死，既然是「國家的損失」，

「學術界少一導師」，而且又少掉一個「有爲有守」的人；那末，丁先生的生前，一定是對國家有很大的貢獻，一定是領導過學術界；一定是「爲」過，「守」過的了！可惜我對丁先生的生平不大熟悉，對於這些哀悼贊美的詞句，一時還不敢同樣的肯定，後來，我又讀到大公報第四版丁先生的略歷上，才知道丁先生除致力於地質學外，還當過上海「松滬督辦」的天官，——聽說還帮着孫傳芳屠殺過民衆呢——這當然不成問題，丁先生對於民族國家是有過很大的貢獻的了，但，所謂「學術界的導師」，與乎「有爲有守」這兩句話，我始終尚有點懷疑，一時找不着事實的佐証，過了半天，我猛然想起了

！是的！是的！丁先生不但是我們學術界的導師，而且可以

進一步說，是我們整個中華民族的導師！不但「有爲有守」，而且是敢爲敢守了！何我學術界不幸，而損失此一個導師？何更我整個中華民族不幸，而損失此一個導師？實不禁使人「涕泗滂沱」，要與大公報同聲一哭了！

我們假設不十分健忘，我們當能回憶在幾個月以前，——去年七月間吧？——丁先生曾發表了一篇領導（？）我們學術界與領導我們整個中國民衆的文章，題目是「蘇俄革命外交史的一頁及其教訓」，丁先生的大意，是把蘇俄一九一八年屈服在德國武力之下而簽的布勒斯特條約的歷史告訴我們，同時，又把這次的歷史教訓，多麼委婉而懇摯的勸導我們，叫我們「大家準備到堪察加去」！丁先生大作最後的一段會這樣說：

「華北是我們的烏克蘭；湖南，江西，四川是我們的烏拉爾——古士奈茨克，雲貴是我們的堪察加。我們願我們的頭等領袖學列寧，看定了目前最重要的是那一件事，此外都可以退讓。我們的第二等領袖學托洛茨基；事先負責任，獻意見；事後不埋怨，不表功，依然的合作

。我願我們大家準備到堪察加去！」

讀了上面一段文章，知道丁先生的見識是如何高明？胸襟是如何的曠達？真不愧是一個「有爲有守」的人才，泱泱大國中的「名流學者」！按丁先生的意思，蘇俄在萬不得已時，尙可退守到冰天雪地人跡稀少的烏拉爾，堪察加去，難道我們堂堂的中國，有二十八行省的領域，（？）有四萬三千萬方里的地土，有湖南，江西，四川那樣的富產，還有雲貴作我們的堪察加，與蘇俄比較起來，強的多了一區區失掉幾省，算得什麼？那裏用得着這樣大驚小怪，惶惶失色！這真不愧是一個「學術界的導師」！值得大公報來贊悼！

但是，丁先生似乎是忽略了：我們的烏拉爾——湖南，江西，四川在政治和經濟上，無一處不受帝國主義的牽制，固不待言，就是丁先生所說的「堪察加」，也老早有洋大人的勢力侵入，滇越鐵路，早已直達「堪察加」都城的昆明，這點，不曉得丁先生知道不知道？假使我們果真到了「堪察加」我們在那裏做復興民族的工作，而洋大人却偏不討好，要來與我們「平分秋色」，像今天一樣的來壓迫我們，這時，不曉得丁先生又將怎麼辦？我想，丁先生一定有很好的辦法，目前他未等我們到「堪察加」就竟然死去，真是「格外覺得可惜」？

現在有許多中國人——也許是高等華人吧？抱的態度，

異常樂觀，總以爲「外夷」雖強，亡不了我們神州華夏，即或亡了，也可以將來復興，如元如清，就是很好的例子。因此，疆土的喪失，也就滿不在乎，所以華北剛在緊張，就可以聽到許多人說：華北是老早沒有的了，我們的第一道國防線是在黃河南岸。我們親眼看見，在華北局勢正緊張的時候，有許多高等華人，都紛紛把他們的宮廷法物搬上火車站準備南遷，而有些竟聽說在南方某某地方另覓皇宮了！這種「心理上的放棄」，恐怕是佔據了每一個高等華人的腦海。另外有一批宿命論者，却抱着極悲觀的態度，彷彿是說：「中國不亡，是無天理」，輕輕地就替敵人否定了自己的生存權。這兩種論調，在目前的中國，並不算甚麼詭辯邪說，而是到處可以聽見的「家常便飯」。

丁先生的高論，在本質上只細玩味，却與這兩種論調若合符節！因爲要「大家準備到堪察加去」，所以就亡了幾省，也滿不在乎；因爲「中國不亡，是無天理」所以我們能到雲貴去保持我們的「堪察加」，還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微倖！這樣一來，還有甚麼國難？那裏值得驚慌？據丁先生看來，一般浮燥叫囂的人，天天在那裏呼號國難，真是庸人自擾而已！我覺得丁先生這種豁達大度的襟懷，不但可以做我們學術界的導師，還滿有資格作我們友邦的忠臣吧？



去年冀東表演了一幕「傀儡劇」，登場人物聽說是甚麼督「名流學者」，又在那裏與丁先生異曲同工地大發高論了！記察專員殷汝耕先生，殷先生真倒楣！登台以後，竟落得滿身罵名，彷彿成了中華民族的公敵！丁先生就聰明得多了！他以「名流學者」的資格，來叫我們「大家準備到堪察加去」！理由既正大，言詞又懇摯！願聽丁先生的話而準備到「堪察加」去的，自然不在少數！這還不算「那個」，頂重要的，是丁先生說的：「華北是我們的烏克蘭」，丁先生這樣輕輕一句話，不但把東北四省的舊賬除開不談，而且把整個的華北，都劃在中國版圖以外；比較起殷先生的區區冀東二十二縣，大小之差真不可同日而語！但，結果呢？一個是罵名千古！一個則仍不失為巍巍然的「學者名流」！天下豈有公理？我真要為殷汝耕叫屈！

丁先生現在是離開我們了！我腦海中總是憧憬着丁先生一副「胆大心細」的好印象！「人才」難得，真是「格外覺得可惜」啊！但，我們也不要過於悲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何況我們四萬萬人口的中國，豈少繼丁先生而起的「人才」？據我看來，繼承丁先生遺志的「學者名流」，恐怕還不在少數吧？

去年十二月裏，有許多不達時務，且不願到「堪察加」去的人們，瘋狂一般的起來做甚「救亡運動」，我們文化城的人們，

得十二月十二日，有位姓陶的名流教授，在某報上發表了一篇「第一」，大家怎樣呢？」據陶先生的意思：

「第一，大家的處事，應當客觀一點。社會政治的環境是在變遷的。第二，大家的說話，應當簡單一點，話是達意的。但是幾年以來，有些人老是爲了說話而說話，把話的任用失去了。第三，黨派的成見似乎應當撇開些。第四，大家知道一切是相對的。即如罷課是與非，便是相對的。罷課只是一種表示，作用是有限制的。」夠了！夠了！陶先生文章的技巧雖然高妙，但我們細心領會，終知道了他的中心點。陶先生是在說：你們不要再來這「浮動」的一套了！你們何必儘多說話！罷課只是一種表示啦！你們何必長此下去！尤其妙的，是陶先生把救亡運動看成一種「黨派的成見」，彷彿是說說救亡的是一黨派，不要救亡的又是一黨派，陶先生屬於那一方面，只有陶先生自己知道！

比陶先生威權更高的，還有位博士先生，他也在某報上做了篇堂哉皇哉的大文，開頭說得那麼也如情如理地，對青年學生又彷彿表示着十二分的同情，就是你自己曾經參加過

「浮動」的人，讀了博士先生的大文，也不禁要說一聲感恩知己！但，最後，博士先生是在勸導他們了！博士先生說：我

們要有法治精神來明定規律而嚴守牠！你們要含有教育自己，訓練自己的功用，而作一個「奉公守法」的人呀！你們要知道：

「現在的處境已夠困難了，來日的困難還要千百倍於今日

」呢？「只有拚命培養個人的知識與能力，才是報國的真正準備工夫」，你們知道不知道？但，我們雖然頭腦子有些笨，

對於博士先生的妙論，至少能領會得一些。博士先生也不過說：你們「奉公守法」拉！你們不要動，只是去拚命的讀書，

就等於救國啦！現在的困難還不夠哩，將來到「堪察加」去，才是千百倍於今日的困難呀！哈哈！這與了先生勸我們「大

家到堪察加去」的意思，簡直不謀而合，只是字眼上有些不同罷了！這真不愧是「名流」的態度，紳士的口吻！

我過去讀了了先生這篇文章，現在又聽了名流者們許多高論，愈益增強了我的自信心，我敢於肯定的說：中國絕不

會亡，甚至壓根兒就沒有國難！何況還有講時務的俊傑的嚴汝耕，「知識」滿肚的名流如博士先生等，他們與嚴汝耕雖然

站在不同的立場，却是二位一體的在做救亡工作？中國能夠亡嗎？早已被這批俊傑名流們奠定得如磐石之安了。

一九三六，一，一〇，

## 重話五四

雨林

這個年頭真不「教化」，學生們都不安心讀書，還要罷課，遊行，示威請願，試問這種舉動，除掉犧牲了自己的學業，擾亂了社會的安寧而外；對於民族，國家有何利益？學生讀書所以明理，讀了書對於這淺近的事理都不明白，豈不太傻。可是中國學生，好像天生一付傻氣，我們翻開一部民國史來看，「五四」，「五卅」，「三一八」……都是學生所鬧出來的傻事。我們且不問當前學生的為何太傻，來談談以往學生的傻事吧！談到以往學生的傻事，首先便要說到「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是怎樣發生的呢？我們不能不追本求源的來說。中國自從鴉片戰爭失敗以後，一切的弱點都暴露出來，因此列強各國都紛紛在中國先後取得了經營根據地，德國是比較後起的國家，等到她着手侵略到遠東的時候，遠東的中國已經給列強劃好了勢力範圍，當她正在焦慮的時候，恰巧中國山東發生一件殺害德國傳教師的事件，於是德國便借此為名，強佔了膠州灣，並強迫當時清政府訂約租借與德國，此外還逼迫中國承認德人在山東全省有敷設鐵路，探礦

，及設立公司等權，自此以後，山東無異是德國人的山東了！到了民國三年，日本乘歐戰方酣，列強無暇顧的時候，派兵強佔了青島和膠濟鐵路；到了民國四年一月十八日，又提出喪辱中國領土主權的二十一條，——其實二十一條要比起現在日本向我國提出的條件，還要和緩得多。——在二十一條的第一號裏便規定了：日本政府能享有德國在山東所得的一切權利，利益各項處分。因此二十一條便構成了五四運動的遠因！日本又怕中國反悔更進一步勾結了中國政府裏的官員，在民國七年九月間，和日本秘密訂立了濟順高徐二鐵路借款預備合同；合同裏面暗示承認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所得的權利。這便是曹汝霖，陸宗輿，張宗祥三位了不起的人物所承辦的。後來歐戰告終協約各國舉行巴黎和會，我國以協約國一份子的資格，也派了三位代表參加和會，並且在會議中提出收回德國在山東所有一切權利的問題，照說這是天經地義，誰人也不能反對的，可是日本却根據二十一條和中日鐵路借款合同極端反對；當時會場中除美國外，都不願因此而開罪日本，多半主張推手不問，對山東問題，主張直接由中日兩國單獨解決。梁啓超這時從巴黎拍了一封電報給中國國民外交協會，他說：「……對德事，聞將以青島直接交日本，因日使力爭結果，英法爲所動，吾若認此，不啻加繩自縛。請警

告政府及國民，嚴責各全權（代表）萬勿署名，以示決心……」。梁啓超的電報回國不久，巴黎和會中各國居然承認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利，並且正式載於凡爾賽和約中，於是我國在巴黎和會中對於山東問題的交涉，全部慘敗了！

國內聽到巴黎和會中我國交涉失敗的消息，全國國民莫不憤慨填胸，一面覺悟到所謂世界公理是建築在強權上面，一面感覺到外交的失敗是由於政府內少數人的甘心賣國所致，所以當時北京各界均紛紛開會力謀反對，甚至北京商會也共爭山東問題，比之今日高倡提攜的商界巨子們實在優多了！國民外交協會並且推派了代表面謁大總統，請他發電給出席專使拒絕和約簽字。但以當時和會中的情勢，和我國政府的軟弱而又甘心媚外的情形看來，是不是這樣消極的辦法便可以阻止和會中代表的簽字呢？學生們到底是天生一付優氣，最初是由北京專門以上學校通電全國預備在五月七日全國民一致舉行國恥紀念會，協力對外，以保危局。可是和會中傳來的消息一天天緊張起來，使人絕無可等。於是歷史上偉大的運動爆發了！在民國八年五月四日午後，北京各校學生五千餘人，集合在天安門前舉行示威運動，每人手執小白旗一面，上面寫着：「誓死爭青島」，「羣起殺國賊」，「取消廿一條」，……許多標語，隨後大隊便擁至曹汝霖宅，當時曹

宅中正有章宗祥在和日本人談話，最初學生羣衆很是和平，後來因爲警察來彈壓，於是激動公憤，將張宗祥毆傷，可是當時的警察也並不用大刀長槍和水龍來對待學生，所以並沒有釀成慘案，曹汝霖幸虧很快的逃避到六國飯店裏去，所以沒有挨打。可是曹宅却付之一炬，至於起火的原因，到現在還不知道。曹宅雖然被毀，而學生方面便有三十餘人被捕；學生被捕後，京中十四校長羣赴警廳保釋，蔡元培至願以一人抵罪，——比之近時各校長對於從事愛國運動學生的態度也覺太不聰明了！——因爲被捕學生沒有釋放，各校便開始全體罷課，後來被捕的學生終於經汪大燮，王寵惠，林長民等保釋出來，被捕學生釋放的第二天（五月七日），各校便宣佈復課，可是救國運動仍然繼續進行，當時學生運動的進行計劃非常周密，據當時所宣佈的有三種步驟：（一）組織學生護魯義勇隊，研究救國方略，并加以軍事訓練，以爲政府後援。（二）組織演講團到各地演說，喚醒民衆注意外交，提倡國貨。（三）組織十人團以維持內部之秩序。此外又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爲北京學生運動的領導機關，從此北京學生運動便格外的有組織，有步驟了！自從北京學生在五月四日舉行壯烈的運動後，不但國內各地學生紛起響應，即是在國外方面的留學生也紛紛開會遊行，從事救國運

動，日本留學生在五月七日開國恥紀念大會，擬整隊赴各使署陳述意見，忽爲日本警察拘捕多人，直到第二天，被捕人纔釋放出來。在法國巴黎方面，留法的學生，將出席巴黎和會中國代表的住處，包圍起來，監視他們不准簽字，後來中國代表終於拒絕簽字，也是法國留學生包圍代表的功勞。至於國內各地的學生如天津，上海，南京，武漢，杭州，濟南，安徽，湖北，湖南，廣東，福建……各地學生更是紛紛起來響應北京學生的救國運動。所以五四運動，當初起的時候，不過是北京一處的學生風潮，後來擴展到全國甚至於國外也受波及。可是這種全國一致純潔的愛國運動，當時的政府不但以爲是國民覺悟之福，反「三令五申」的設法加以抑壓。對於國民要求懲辦賣國賊一事，不但不予以接受，以平重怒，而且反在曹汝霖，陸宗輿提出辭呈後下令慰留，而且更進一步的壓迫學生。由是北京學生的態度更加忿怒，於是全體議決自十九日起再行罷課，一面派出演講團分往各地，宣傳廢除二十一條，和提倡國貨。一面拍發電報阻止巴黎專使簽字。日本看見中國民氣這樣激發，自然非常吃驚，於是最初便由日本公使小幡提出抗議，後來日本兵又在北京結隊示威，在汽車上插着「青島勝利」，「扶桑館」一類的旗幟，政府方面看見日本已經表示不滿意，在惶恐之餘，更極盡壓迫

學生之能事，以企求日方的諒解，政府方面所採取的手段是：一面禁止學生遊行，演講，甚至對販賣國貨的學生亦加以逮捕；一面下令各校當局強迫學生上課。可是在學生方面並不因為政府的武力壓迫而稍懈，所以在六月二日有販賣國貨學生七人被捕，三日上午十時又有集隊遊行講演學生一百七十八人被捕，並且由軍警監視臨時拘留在北京大學法科（即今北大三院）。到了四日學生講演仍繼續進行，而軍警的拘捕也還是照樣，以後被捕學生愈聚愈多，幾逾千人以上，最初北京大學的法科還可以容留得下，後來因為被拘人滿又擴充北大理科大講堂為補充拘留所。到此時北京學生的風潮，政府也弄得無法應付了。直到此時政府當局只好允許各校長之請，將駐紮各校軍警一律撤退，於是拘留在北大法科的學生解圍了。這是六月五日的事；可是軍警雖自動撤退，而被拘留在北大的學生依然不肯散走，他們理由是政府無故拘捕學生，雖政府自爲兒戲撤退軍警，但學生方面決不能自行散去，致蹈逃法之咎。相持到六月八日經過多方的斡旋，以及教部派員慰問，警廳科長的道歉，被拘的學生纔全數回校。上海學生聯合會方面，自從得着北京六月三日學生被捕的消息後，於是更積極分頭接洽，到處講演，到了六月六日上海工商各界，宣布罷市，罷工，要求政府罷免賣國賊，並通電

全國響應，內有：「國恥一天不除，職業行爲一天不停止」的句文。以後罷市的風潮又逐漸擴大到天津，南京一帶的都市，政府便聽着種種消息，非常嚇怕，因為經濟界既有危險，政府便將根本動搖。終於政府在六月十六日下令免交通總長曹汝霖，駐日全權公使章宗祥，及幣制局總裁陸宗輿三人的職。於是三位了不起的人物終於在全國人怨鼎沸中下台了！在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也因為國內各界民衆的呼籲，和留歐商學各界的督促，也終於拒絕了梵爾賽和約的簽字，爲中國在國際間保存一點弱國外交的體面，於是五四運動便結束了。

五四運動雖然有這一點結果，可是我總覺得當時學生還是，勉有些優氣，國家事自有政府諸公主持，學生只應該埋頭讀書，何必你來干涉，以致於犧牲學業，甚至被打，挨餓，坐監獄吃這樣的虧。像這種吃虧不討好的事，聰明人都不願幹的。可是最近北平學生「一二，九」和「一二，一六，」事件，引響到全國各地學生，這很像「五四」時候的情形，也許「有過之，無不及」看來，大家還是想做傻子。我看大家還是學聰明點好。

## 名流學者論

少永

中國人最大的特性，就是慣於崇拜偶像，在低級的社會裡，他們就在那泥塑木刻的菩薩面前，磕頭禮拜，懇求威靈顯應的菩薩賜與他們一點恩惠，一點福佑。而在比較高級——可以說是智識階級的社會裡，他們的唯一偶像，不是學者，即是名流。因此，名流學者之在中國，也如威靈顯應的菩薩一樣的受人崇拜了！

誠然，名流學者之能成爲名流學者，自然有他的特殊過人之處，不是他的學識高深，能夠領導現在，啓發未來；就是他的才智超群，能夠貢獻社會，謀利人群；假設具備了這兩個條件的名流學者，自然值得我們崇拜與擁護。反過來說，一個名流學者，假借其現在所盜竊的「名」，利用其過者已被否定的「學」；專門來做欺騙群衆的工作，企圖達他個人升官發財的私慾，這樣的名流學者，我們還照舊的去崇拜他，擁護他，就無異乎在泥塑木刻的菩薩面前磕頭禮拜，懇恩乞福！

別的國家，也照樣的有名流學者，比方印度的甘地，夠得上稱爲「名流」，英國的蕭伯納，很配稱做「學者」，然而他

們所做的是，都是整個國民所急於要做的，他們所說的話，也是每一個人心坎上所願吐的，因此，極自然地博得絕大多數人的信仰與推崇，却不帶絲毫欺騙與勉強。中國的名流學者怎樣呢？這就恰恰相反，吃着中國的飯，却說着別人所願意說的話，掛着中國學者的頭銜，却做着別人所願意做的事。舉些事實罷：近幾年來，國難嚴重到頂點了，一般不願作亡國奴的人，都想紛紛起來救國，而我們的名流學者，却今天來一篇文章，明天來一個勸導，叫我們「頭腦要冷靜」，「處事要客觀一點」，不要再來「浮動的一套」，與乎叫我們「拚命去培養個人的智識能力，才是報國的真正準備工夫。」這些話，你把他看成平淡無奇的老生常談嗎？不是的，決不是的！這些話在實質上比敵人的飛機炸彈還要利害，因爲我們的敵人，現在正準備來征服我們整個國土，來奴役我們整個民族，假使果真動起武來，殺人三千，自損八百，終不免要大大的流血，那裡有先從心理上來征服的高明，因此，我們的學者名流們，就負擔起這一個任務了！他們不是明明白白在說嗎：你們不要動，要客觀一點，假使敵人要來，我們到

「堪察加」去就得了！這些話是多麼的堂皇，我們敵人見了，一定要掀髯大笑曰：「此公真名士也！」

目前是甚麼時候？我們快要到連掙扎都不可能的境地了

服了全國民衆的反抗心理！他們這種罪惡，嚴格地說來，實在不在公然背叛國家的殷先生之下！然則他們不是文化界的汗奸，又是甚麼？

！而我們的名流學者們，還在那裡苦口婆心的勸我們安心地作亡國奴，作頭腦冷靜的順民！這些話假設是他們出於無心，我就覺得他們實在糊塗，荒謬，不省人事！應當早點捲起他們「名流學者」的招牌，閉着嘴吃些安閒茶飯，少說一些廢話。假設這些話是他們有意說出，這就太不可原諒了！因為他們有着那「名流學者」的偶像，又加以冠冕堂皇的說白，一般分析力薄弱的人，自然容易上當，輕輕地就替敵人征

名流學者爲啥要成爲現在這樣的「名流學者」？要解答這個問題，只要問殷先生爲啥要成爲現在的「殷先生」？就可以恍然大悟了！換句話說：他們的行動，完全由他們的客觀環境所鑄定。知道他們的行動，不是用言語所能婉轉得過來的，我們要大刀闊斧的向他們進攻，一點也不能妥協！同時，我們更絕不能受他們的欺騙了，明瞭了這點，以後假使我們再向他崇拜，就無異跪在那泥塑木雕的菩薩面前磕頭！

## 岳武穆在朱仙鎮對將士演辭

匡正

記者前年到西北考察，在朱仙鎮發現岳武穆對將校演說碑文一塊，當時可惜未帶攝影機，未將全文攝下，現在大體將記憶所及，用白話寫出，惟碑上字已模糊，記者腦力又壞，如有錯誤，是記者目光不及，武穆不能負責

仙鎮，金兵望風而潰，倒退幾千里，現在將一鼓直搗黃龍府，我們的馬蹄要在女真牧場馳驅，我們的勇士要高歌在完顏舊地，白山黑水遍插上宋家的旗，岳家的旗，那時我們可以聽到中原的歡呼，南朝的喝采，天地日月，全是一樣顏色。

諸位可敬的將士！

諸位可愛的將士！

岳飛連年來和諸位南征北戰，討逆禦侮，萬衆一心，大家全以去國賊，光復華夏神州，迎回二聖，爭取國家獨立自由爲志向，幸賴衆家兄弟群策群力，無往不克，大軍直下朱

岳飛一生的志向便是打退金人，收復中土，岳飛過去曾經不得已打過自家的人，但是岳飛知道自家的人的苦處，中原和江南的人，受了強盜的金兵的燒殺搶掠，耕不了田，種

不了地，沒有飯吃，逼得自家也成了強盜，其實這些全是好人，岳飛很明白這些，所以岳飛從來不願殺他們，欺負他們。岳飛放過余鵬，收下楊虎，楊再興，羅延慶都是我的好兄弟，我們團結一心，一心打退金兵，他們受金兵的虧比誰都多，打起金人來也拚命賣力，我們要一齊用力，用力，大刀殺金兵的頭像切白菜。

諸位勇敢的將士！

誰說我們打不過金兵，我們沒有拐子馬，沒有像他們那樣的精良的武器，但是我們勇氣百倍，金兵的拐子馬一隻也不放他回去，砍下他的腳，剝去他的胃，來了便沒命，他們的大炮只毀了我們幾座草堆，我們殺金兀朮像殺一隻狗，拐子馬衝不了岳家隊伍，宋家兒郎勇氣百倍。

弟兄們！

我們渡過長江，長江揮手相送，我們渡過黃河，黃河滾

滾狂歌，這裏我們祖先流過血，堆成了光榮，劉豫賣了黃河，金兵旌旂使日月慘淡無光，現在這些旌旂完全被我們撕碎，擲入東海，劉豫被我們殺得無魂，金兵失色北竄，黃帝將大笑，聲冲雲霄，軒轅將永不再下淚，汗奸永賣不了黃河，岳家軍有泰山般堅，有東海般力，弟兄們精神百倍，殺汗奸像踏一隻螞蟻！

準備，弟兄們！

敲起我們戰鼓，吹起我們軍號，我們永不軟化，毫不妥協，岳家戰鼓敲進黃龍府，岳家馬蹄要踏平完顏的祖坟，勝利的高呼，使主和者相顧失色！弟兄們，用力！我們要將金皇打扮成一隻猴子，白山黑水遍插上宋家的旂，岳家的旗，那時我們可以聽到中原的歡呼，南朝的喝采，天地日月全是一樣顏色！

欲瞭解世界大勢，不可不讀：  
欲明白國內政局，不可不讀：  
欲確悉學府動態，不可不讀：

## 北平新報

報費：本埠每月四角，訂三個月，祇收一元，并於每星期日附送本報大同分社出版之「北平新星期畫刊」不另收費。



## 談鞭策之力

馬

人如果沒有鞭策，是做不出來什麼的。不管這鞭策是有形或無形的，對人

皆有很大的力量。一個人不但要保持他的身的健強，還要保持心的健強。如果

精神方面受了傷，或被某種事羈絆着，

那他會大受影響。小孩子的時候，思想

簡單，在沒有明白世味以前，才是真正

人性所表現的。到成年後某個時期，誰

不有些煩惱，有些痛苦。當他的憂愁發

作時，他心兒慘痛，他精神頹廢。當他

正在快樂時，他容光煥發，他敏捷周祥

。這當中就有如何不同呀！不過這種狀

態雖也是人性之常，但究竟是對人有害

的。如果一切皆聽命快樂或不快樂，那

簡直能夠做事的時間就太少了。所謂鞭

策，便是一種力量，它逼迫人們工作。

一個人失掉了鞭策，也就失了生活的意

義和做事的能力。唱戲的要唱戲，拉車

的要拉車，不是他願意如此，是被求生

存逼迫着的。推而廣之，社會上一切結

構，一切表現，都是如此。所謂物質基

礎，其實就是生活的條件。人如不去到

用物質，也就沒有人類了，也就沒有文

明了。當我們走過一家商店，我們會曉

得店主何人要開這家商店。我們看見

一座學校，也會明白何以會有這座學校

。賺錢便是解決生活，求學也能得到求

生的智識和訓練。所以世間的諸般事物

，形式雖異，手段雖異，目的則一。自

然求之過分，或人類的劣根性發作時，

便會發生榨取和壓迫，但說到底也是在

這個範圍內。也不是我要在這處說的。

總之，我們要常常想到世間決離不了「

勉強」二字。那有名的萬里長城，不是

人民自願建造的。在帝王的鞭策驅使之

下，遂成功如此偉大驚人的巨蹟。其它

的事亦可等量觀之。不要說，「我不願

，但細細思之，難道這也是人願意的嗎？鞭策鞭策，這是多麼偉大的力量。年輕人更應該領受這個驅使，不要抱怨，盡力為之！

當別的意念來阻止你時，你沒有真正

的力量了。你受了惡觀念的毒。什麼

「我不願意」，這很「勉強」，便是壓住你力

量的最大障礙。正在開動中的機器摺入

了雜物是會出分子的。未加修改的人性

也是要不得的，我們必需勉強去做，決

不要任隨本性。這是做事的要訣，也是應

當在體會到了後知道怎樣去免除雜念。

### 雜感

劍

#### ●冰場風景

當我們置身於溜冰場中的時候，我

們是滿足的，因為出現在眼前的是活躍

的青春，活躍的健康和眩目的富足。這

裏找不出貧窮，混亂，苦難，可憐相的

不祥影子，這裏有的是年輕活潑的男女

，塗脂抹粉，每一襲新裝都可以參加選美大會的貴婦和小姐。也有混身華貴，舉止端莊，四肢強健的紳士和少爺。誰說中國窮？誰說中國人醜？誰說中國人是病夫？請他到冰場裏，見識見識罷。音樂大聲飄着，微笑掛在溜來溜去的男女唇邊，冰場中的人是美麗的，他們果然不辜負晨間的化粧和修飾，他們盡量玩着，如像雲雀嬉遊於錦霞之上。在這裏誰相信這便是那到處縱橫着水災，旱災，戰爭，禍患之國度裏的人民呢？請溜冰吧！冬天提供了機會，讓我們瞧瞧中國的「富足和健康」。

●紳士乎？獅子乎？

中國這些青年，很少能夠自覺的，換言之，便是缺少一點知己的本領。所以糊裏糊塗，簡直不知道天高地厚，活着是幹嗎的。單舉一個例，就可以證明

那些不自覺着的奇形怪狀，在本市熱鬧街上，如像王府井，西單牌樓一帶，我

們常常可以遇到這流人物：穿起一套簇新而質料很壞的西裝，沒有穿西裝的體格和儀態，再加一個蠢然的頭，一雙鼠似的眼睛。這還不夠，左手還要挾一件花外套，右手還要拿一條銅頭手杖。有時身邊還跟個時裝女人。他以為這麼打扮，總夠十足出風頭了。殊不知在我們眼中才是一個可笑的稻草人罷了。這流人物，不但不自覺，還故意愛誇耀。不給我們輕視還有什麼？我們看見一個猴子，也衣冠整整，拿條紳士用的銅頭手杖在街上得意揚揚的走來走去，我們能不覺得滑稽嗎？能不為這位紳士喝采嗎？可是話說回來，他為什麼要如此打扮呢？為什麼他選中了這個排場呢？恐怕認真說來，他自己也不明白，只是學學銀幕上的所見罷了。

## 淚與笑

光

這年頭的確有些不好過，民國二十

年我們就聽說有了「國難」，以後，一年，兩年，三年……：一直到現在還是「國難」，國難之多，真令人哭笑不得。幸而「救國」的人也和「國難」成正比例的增加，要是不然，國家早就沒有了，當然更沒什麼「難」可說。「救國」之可貴其理甚明，但國因「難」而不能不救，則快心事少，而傷心事多，縱使「東方朔」復生，「林語堂」化為四萬萬個，恐亦無法叫大家破涕為笑。話雖如此，而幽默之見聞，並不因國難而減少；反之，在緊張的情緒中，在悲壯的呼號裏，也不免間插一二幅笑片，使救國的壯士們散散悶氣，開開胸懷。人類的故事告訴我們：阿Q臨上殺場還唱「小孤孀上坟」並不見得不比拿破崙在戰場上寫「情書」來得偉大。國難至此，徒發何益，聊以解憂，含着眼淚說幾句笑話。

△般××者「愛國本不後人」之流

也，因感人心已去，國事日非，乃攘臂

而起，組織××自治政府，並通電全國，生略營一棍，痛極，罵警士曰：「你不揭發「救國救民」之大旨，語極悲憤，如是中國人麼？」警士頻頻搖手云：「別云：「時至今日，非開放政權，取消黨治，斷不足以集中人才拯民痛苦，」又云：「年來政府因循坐誤，以抗日而失東北，……」聞者無不感動泣下云云。

△昔者鄭孝胥之榮任「滿洲國」文

也。

教部長也，嘗作「王道救國論」以昭告

△年前古北口之戰，當地某農人拾

△P.埠某大學同學因救國工作極度

於國人，其大意云：「孔子之大道端在仁愛和平，由尊尊親親長老老以遠推於鄰國以至於全人類，所謂天下為公始能實現，今人不察，乃國與國為仇，種與種交惡，甚至同種同文亦不力求親善之道，殊非「王道坦蕩蕩」之原則所能容

破彈一枚，喜極，懷之歸。停戰後，軍方以價洋三元購去此彈，於是該農驚為「發橫財」，民國二十五年，抗日之議復起，該農極端贊成，詢其理由，曰：「再打一次戰，我可不多拾得幾枚破彈麼？」

緊張對於肅清漢奸尤不遺餘力。時適查得某生私出校外借「娜娃」(Nava)溜冰，於是羣憤激立即宣佈為漢奸，將加以懲處，某生乃提出嚴重抗議曰：「我的冰鞋並非×貨，汝等何得無理？」衆乃釋之。

，故曰救國之道非他，惟破除國家與民族之狹隘觀念而已」左右以聞於上，×

△某校開時事討論會，有同學某臨

### 舊畫片

×皇驚賞之，賜以百金。

時提議討論「××國與漢奸之因果關係」一題，舌戰既起，或主張「××國若

### 風仙花

格

△×月××日P市學生第二次大示

反卵翼漢奸，則漢奸必無由發生。」或

園子裏風仙開了好幾百株，紅花翠

威遊行，軍警當局為「維持治安」起見，令警士見有高呼口號者撻之。時有某

×國又何法知彼為漢奸」時有G.君者素

有一段因緣的原故。長發街住屋的園子

很大，有樹有石，階前更有許多鳳仙花，那時我們稱之爲指甲花，當小孩的常常摘來搗碎敷在指甲上，停會抹去，指甲便染上一層鮮艷奪目的紅采了，就同鳳仙的原色一樣。我同妹妹常常這樣玩，她是女兒，比我講究，在花漿中還放入一些白礬，這樣更能經久保持色澤了。

有時我研究的精神發作，便拿一些煤油灑在鳳仙的根部，看它死否。有時又悄悄在花上拈捉褐蛾。——我小時最愛捉蝴蝶，蜻蜓，她們飛來時我便心跳，總要設法捉到手，幼年呵，可美的心情呵，而今隨着蝴蝶蜻蜓飛去了。

### ●車前草

母親是懂得一點藥性的，每逢我們某種小病發作時她便需要幾株車前草煎湯，但是藥房所買得到的全是枯萎的，效力不及新鮮的好。『來，益！去找點車前草。』『媽，車前草？我不知道是甚麼樣子呢？』好容易她使我懂得了，

外面草地上有的是，綠色的車前草靜靜的坐在那兒這兒，吐着一梗一梗的花，小孩子喜歡極了，拔了許多回去，結果貪多尤益，有一大半不得不被僕人扔去了，我們也喝了一碗綠色的湯，還放着小塊的冰糖哩。

今日寢室門口，石階下沿邊生了許多車前草，吐着一梗梗的花，可是我不去注意它了。

### ●相思花

想思樹開了花。金黃的，球狀的，一串一串的滿處發着清香。這清香是異樣的美，特別的幽，可以叫人一嗅就想起許多往事來。我每日惆悵着。相思的花，幾時才謝呢？

### ●早春

幾個農人的孩子拿樹枝觸一樣東西，露出怕得很的樣子，以爲在點火炮，走近看才知道是弄一條麻色的蠕虫。禮拜日的清晨開得很，空氣又新鮮

又柔和，好像龍井茶的氣味一樣。鑽往桃園去，遇着幾個挑肥料桶的農人，唱着悅耳的山歌往南走去了。桃花是開得滿盛，新芽也抽出不少。只是相思樹還不會換葉子，黃梨也是一樣。天馬山高在對面，也許正瀉着泉水，到了香焦園便回頭，來路又是一番景緻了。粉紅的桃花紅在左邊，右邊是青玉色的遠海，無數大小的帆船都趁早掛風而行，構成充窮美妙的境界。這些風光不是我往日在城中裏所渴想的麼？而今朝夕都能相親，給與我永不重復的感應，我的身心，我的心，不是正藉這兒給以生長麼？

就和泥土中生一科柚子一樣。

### ●她不來了

我戀愛德女到了極點，我聽見人家說她不來我難過得很，難過得很。在我的生命中除去她，生活變成毫無興致的事了。曾有一時期我否認戀愛的神聖，但我終就受了愛情的支配。天下何處無

女人，假如只單單少了一個她，天也變了顏色，甜糖也變成苦藥了。這真是人類的怪現象。記得我去廣州的前晚，遇見她靠窗坎上唱歌，那情景悽婉極了。她的眉梢是如此含愁，她的聲音是如此飲恨。女人兒的心事都在無形中傳照出來了，我不能忘掉她，我那能忘掉她！只聽說她不來，忽然間天地也變了顏色，手足也不知所措了，雖然她對我說她要來，我相信她會來。別人的消息或許不會真，因為她來否究竟還不會證明。她是外省人，寒假又回家去，並且我又知道她家庭已經沒在廈門作事了。但她要來，是沒人能管的。難道這快將出現的旖旎風光，那是我們預備在春天花前月下享受的，德女，你忍心讓這成爲夢幻嗎？

二月二十九日

德女大概不會來了，這對我是一個

无可療治的損失。她的身子是去了，離開我了。可是天長地久，愛情是不滅的。我要設法紀念她，我現在要立個誓言：無論時間過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只要我還活着，我永愛她！不論她在何時當了母親，成了祖母，她永遠是我的情人，我要設法再見到她，再見到她時我決不放棄她，我要和她親熱，和她溫存，使夢境成真。雖溫存一刻，能損失我十年的壽命，我寧願同她溫存。

倘若我的事情有了眉目，我要請她來幫助，連她的丈夫一起在內。唉，無可奈何的事呵……

三月三日

我愛她不是因為她有美貌豐姿，不是因她善於修飾，動人憐惜。一切凡夫俗子所羨往的，在我皆不值半文。乃是她有顆智慧的心，強烈的個性，過人的精力，超羣出衆的見識，就是在男性當中

也難覓她這樣的好稟賦。如此特立的人物，正是我且夕所找尋的。我孤寂極了，企圖有個心愛的人同我呼應，在這生命的路上不致永遠的失羣，比什麼還急切，而今她意不來了。三日夜

我把房間收拾得好好的，希望她來坐。我把桌面裝飾得十分精緻，希望得到她一聲讚美。而今她竟不來了，她永遠不到這房間，永看不到這可愛的桌面了……

從前我計劃，十五那天我一定買元宵，用自己的油爐親手煮好請她來吃。我又計劃二月桃花盛開的時分，我們一同到集美天馬山去觀賞。我更計劃了不

少假期的旅行，如何如何可以便我們的日子過得快活，一切的事都盡我頭腦所想得到的週密去辦理。而今她竟不來了……

三月四日

## 投稿簡章

- 一、本刊內容，分半月來之時事評論，論者，譯述，隨筆，雜感，文藝，書報介紹與批評等項，各欄均歡迎投稿。
- 二、本刊文字，以語體文為主。每篇字數自數十百字至三千字。來稿須用格紙繕清，並加新式標點符號。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揭載時之署名，可聽投稿者自定。
- 三、來稿無論登載與否，概不退還，但投稿人如預先聲明並且附足退回郵票，不在此限。
- 四、本刊對於來稿，有酌量增刪之權，如不願者，應於投稿時預先聲明。
- 五、來稿經本刊揭載後，每千字酌致一元至五元，若已先在他處發表，恕不致酬。
- 六、來稿請寄北平和平門內順成街十四號真理評論社收

## 真理評論 創刊號

編輯兼 北平和平門內  
 發行者 真理評論社  
 順成街十四號

印刷者 北平琉璃廠東南園三十一號  
 斌興印書局  
 電話南局三九六七號

目價定預	時間		國內	國外
	全年	廿四期		
寄費在內遺失照補	半年	十二期	三角	一元五角
	全年	廿四期	六角	三元

## 本刊啓事

本刊因春節印刷工友休假第三期延至二月十五日與第四期合刊，特此聲明，